

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小说人物的疾病与命运

两年前,在广东珠海某著名制药公司参观。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周总,他曾经也是一位文学青年,青年时代发表过诗歌和小说,对话自然就轻松、亲切许多。在公司发展陈列厅参观过程中,他向我们介绍到公司的一种新药,据说是治疗女性异常出血不止的针剂,一月一针,效果明显。我随口说到,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大约得的就是这种病,当年要有咱这针剂,贾府里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。大家一笑。

事后,我又查证了一下,我的记忆不差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二回里描写,王熙凤经期后仍出血不止,“沥沥淅淅”,已经无法也无心管理贾府政务。连丫鬟平儿等人也在私下议论“二奶奶”是得了可怕的“血山崩”。其后发生的很多悲剧,直接间接都与王熙凤这病久治不愈有关。直接引发的,是其夫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为妾,引起王熙凤仇恨并致尤二姐于死地。这之后,贾府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悲剧,加速了贾家的衰败。

我回来后把第七十二回病情描写的一页拍回

发给周总,他回信说:“看文中描述,疑似子宫异位症,主要是反复出血、疼痛。应该使用我公司亮丙瑞林微球为宜,可惜不能穿越时空,只能任自嗟叹。”的确如此。贾家最终走向衰落是历史必然,但就小说情节而言,如果药到病除,故事的走向就会大大不同。

想来,古今小说里,以人物疾病引发命运改变和悲剧故事的例证实在太多。《红楼梦》里,像尤三姐那样直接自刎的“突然死亡”实属特例。大多数人物之死,多是在肉体折磨、精神痛苦与身体疾病互为因果的纠缠中,逐渐走向死亡。如贾瑞、秦可卿、秦钟、柳湘莲、晴雯、司棋,等等。林黛玉更是在疾病困扰与情感痛苦的始终纠缠、撕裂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。现代小说里,鲁迅《狂人日记》里的狂人所患是“迫害狂想症”,《药》里的重要元素是华小栓的“肺病”。此外像《明天》《白光》《伤逝》《孤独者》《弟兄》等,都有程度不同的疾病描写。以此为研究小说,那可不一而足,大文章可解其一二,实在是一部专著也难以说尽。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钓鲑鱼

特威泽尔是新西兰南岛一个人口1600余人的小镇,以养殖鲑鱼闻名。

那天中午,到一家主打鲑鱼的餐厅用餐,鲑鱼刺身、鲑鱼寿司、烤鲑鱼、煎鲑鱼、鲑鱼汤、鲑鱼沙拉、鲑鱼拌饭、鲑鱼拼盘等等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哎哟,当那些鲑鱼悠悠然地“游”进我胃囊时,新鲜得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,我自然吃得眉飞色舞。

和气的店家告诉我们,这些鲑鱼,是他本人养殖的,就养在餐厅后面的鱼池里。生蹦活跳的鲑鱼一从池里捞出,便火速送往厨房。他还告诉我,客人只要付纽币10元(折合人民币43元),便可以享受垂钩之乐——在限定的

15分钟之内,如果有鲑鱼上钩,餐厅厨师可以代客人剔去鱼骨、清除内脏,以纽币30元1公斤的价格,让客人带回家烹煮。客人拎着鲑鱼返家时,还可以自豪地告诉家人:“瞧,这是我钓的!”

鱼池不大,鱼很多,我把鱼竿放下去,不旋踵,便有鱼儿自投罗网了。坦白说,在这种情况下钓到鱼儿,并无任何成就感;如果因此而为自己的“渔获”雀跃、炫耀,犹如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。真正喜欢钓鱼的人,要钓的其实不是鱼,而是一种“可以千思也可以无思、可以千鱼也可以无鱼”的境界。

店家让客人在鱼池里钓鱼,实际上是要钓游客口袋里的钱——反正嘛,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,各得其所。

【有一说一】

廖俊平 广州学者

微信如何读文章



通过微信读文章已经是大伙儿每天都在做的事。在挑选值得阅读的文章方面,笔者自认有些心得。

首先是选人——有些人转发的文章基本上是不用看的,不管是群里发的也好,朋友圈发的也好。从选入上控制住文章的源头,就已经把绝大多数无聊的文章过滤掉了。

更进一步的,有些群基本上都不看(感谢微信新增的折叠群功能,有些不想或不便退出的群,可以折叠起来),不看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群里发的基本上都是些不用看的文章。

其次是看标题,有些文章看标题就知道不用点开,有些只看标题也就够了。关于看标题识文章,早已有人总结过,不啰嗦了。

倒是想说说另一个问题:太长的文章怎么看?有些文章很长,但很值得一看,不仅内容精彩,文字也是精雕细刻,谋篇布局还很讲究,比如今天看到的有一篇,有朋友统计了,说有94页,但我看着还是津津有味。朋友说太长了,浪费读者的

的时间,我当然赞成这个说法,所以我自己写文章从来都是能短则短。

有些长文,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不错,会在朋友圈推荐,推荐的时候提醒一下:可以跳到什么地方直接开始读,甚或是:文章结尾一句最关键。

其实我自己有时看长文就是从结尾开始看,往前翻页浏览,浏览完了可能也就知道文章梗概,不用再从头读一遍了。

再说一个可能大家有共识的看法:有些文章评论区比文章本身精彩,更值得看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

看过许多描述“北漂”的文艺作品,这次在《收获》春卷上编发了一部描述“沪漂”的长篇小说,姚鄂梅的《我们的朝与夕》。在我读到的小标题,就像小说人物在流逝的时间里不断“打卡”的日常,那些朝朝暮暮,各人心目里涂抹的画面,言说不清,意犹未尽。

城市是陌生人聚集的地方。1988年,我刚成为编辑的时候,某次远道去采访一位作家,他说,他必须小心,因为他和哪个女孩的一起走在街上,第二天可能就传遍纷纷,因为这里是熟人社会,人人认识,就和铁幕国度一样。如果他到了上海,那就像大海一样自由。

姚鄂梅说,她觉得作家的“深情”往往就投射在小说主要人物的视角里。小说里的“我们”是四个女性:衣泓大学毕业那天就拉着行李箱踏上前往上海的火车,上海有她生疏却必须

艰难维系亲情的同父异母的哥哥,她的梦想是做文艺创作方面的工作;来自外地的星星,在上海有一份体制内工作,她嫁给给佛博士,却被抛弃,成了单亲妈妈,她出租了自己在上海老小区的旧蜗居,与衣泓合租一套房子,因而成为好朋友,清醒而精明;于计算;黎晓是衣泓从小认识的朋友,因为未婚怀孕在老家出走投奔衣泓,那份让她不惜牺牲一切的爱情,却带着庞大的阴影;电视人丛向阳退休之际被单位无情踢开,矢志拍摄一部关于“沪漂”的独立纪录片,她在广告公司遇到前来求职的衣泓,女孩潜藏的才华与热情,她选择衣泓作为自己的助手……衣泓与黎晓搬进丛老师的工作室“柒零捌”,她们把它变成一个乌托邦,一座女性互相援助的“堡垒”,充满了珍贵的女性情谊,何枫、吴敏吴这些男性也施以援手,只是,这样的温暖并未持续多久,随着纪录片无人问津,丛老师人间蒸发……

“漂”,意味着不稳定,不确定的

时间,我当然赞成这个说法,所以我自己写文章从来都是能短则短。有些长文,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不错,会在朋友圈推荐,推荐的时候提醒一下:可以跳到什么地方直接开始读,甚或是:文章结尾一句最关键。其实我自己有时看长文就是从结尾开始看,往前翻页浏览,浏览完了可能也就知道文章梗概,不用再从头读一遍了。再说一个可能大家有共识的看法:有些文章评论区比文章本身精彩,更值得看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法律的体面



吴幽出镜致歉,一封“我现在遇到巨大困难,但我承诺履行1100万元的公开信,让人充满唏嘘和同情,让很多想骂“老赖”“诈捐”的人实在骂不出口,甚至让其告上法庭的其母校中国矿大承受着“不近人情”的舆论压力。无论如何,我支持中国矿大的起诉,虽然尴尬,但实际上这也是在救自己的学生,维护法律的体面。

一个肄业的传奇学生,创业挖到了一桶金,母校110周年时慷慨捐赠1100万元,成为当时中国矿大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。凭借这千万级捐赠,吴幽也上了公益榜成为公众人物。本来可以激励无数毕业生的多赢“佳话”,却因为吴幽这几年企业遇到困难无法履行承诺,而陷入“多输”的尴尬。昔日的捐赠故事有多甜美,今日的翻脸故事就有多难堪,母校将“诺而不捐”的学生告上法庭,双方不仅对簿公堂,更对簿舆论场。如果说悲剧就是“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,这就是一场悲剧啊,师生情、公益情、母校情这些本来温暖的情感,在辩驳中被撕得粉碎。

一开始很多人骂吴幽“老赖”,吴幽公开信坦陈艰难后,很多人又开始骂学校“不近人情”:没有必要落井下石,为什么对学生缺乏关爱和宽容,毕竟这几年经济的确不怎么样,总得给人条活路不是?这学校的吃相太难看。——我不赞同这种对学校的

指责,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,但诉诸法律可能是面对这种困境最好的选择:既是捍卫大学的权益,维护法律和诚信的尊严,维护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心,也是在救自己的学生。

有人觉得,正是中国矿大的起诉,让遇到艰难的学生背负“老赖”骂名,身败名裂。这个逻辑是不对的,“老赖”骂名不是起诉带来的,而是其未能依约履行承诺带来的。师生情谊的纠缠,母校和捐赠的道德矛盾,这种事只能越缠越麻烦,走向不可调和,无法修复的破裂,而起诉,恰恰是寄望通过法律这种理性的框架去解决问题,避免情感的非理性纠缠撕扯。无讼厌讼传统下,人们习惯于把“告上法庭”当成某种“闹僵了”“撕破脸”,理性地看,这事如果继续置于情感框架中去协商,脸可能撕得更破更难看。

法律和舆论的双重凝视下,吴幽没有悔和退的空间,会更重视“承诺的履行”,有始有终,维护自己的诚信之名。这种起诉,从“私下的情感消耗”拉到公共平台上,有说事,有说理,有因难说困,弱化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情感纠缠,反而更容易说清楚。吴幽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平台,面向公众解释,赢得了更多的理解。

这事儿成为焦点,让一个企业的发展困境受到关注,这种关注,可能也会成为脱困的一种力量。在公众关注下履行承诺,树立诚信形象,最终对吴幽及其企业也能成为正资产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最杰出的德国人



1994年我第一次到德国,在汉堡大学,当时住的地方就在“绍尔兄妹街”附近。在波恩的时候,我也路过过几次那条街。以前只知道绍尔兄妹是反抗纳粹专制的著名人士,前几年我开始教授德国史,才系统地读这段历史。

汉斯·绍尔(Hans Scholl, 1918-1943)和索菲·绍尔(Sophie Scholl, 1921-1943)兄妹出生在巴登-符腾堡,他们的父亲曾是福希滕贝格市长。索菲从小就显露了对视觉艺术的天赋,她接触了一些所谓的“堕落艺术家”,这些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内涵,激发了她对于哲学和神学的兴趣,也坚定了她的基督教信仰,特别是对神和人的基本尊严的信仰——这构成了她抵抗纳粹意识形态的精神基础。

1942年初夏,索菲和同在慕尼黑大学就读医学的哥哥汉斯,加入了反希特勒的活动——白玫瑰反抗运动,秘密散发传单。当时处于战争期间的纳粹德国,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,形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局面。问题是,这种沉默强行剥夺了多数人自由思考的权利,同时也成为一种对政权的默许或纵容。

“白玫瑰”希望德国人消极抵抗纳粹。兄妹两人在1943年2月18日散发第六份传单时,遭到盖世太保逮捕,2月22日受审宣判死刑,数小时后被杀。

大姐英格(Inge Scholl, 1917-1998)后来在《白玫瑰》一书中写道:绍尔兄妹俩不再准备为一个党派的卑劣权力本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,并以德国青年的名义,要求希特勒的国家将他们从德国人民那里窃取的最珍贵的财富——个人自由,还给他们。

每次读有关“白玫瑰”的故事,我都会钦佩索菲鼓励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,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职业,而是一种精神,一种不屈服的批判精神,这是一种文化品格。

2003年我还在德国的时候,当时德国电视二台举办了“最杰出的德国人”评选活动,绍尔兄妹排在了第四位。

●随手拍

人勤春美

□图文 徐曙光

3月5日上午,浙江开化县密寨村,一位村民肩扛一捆柴从河边经过。春回大地,春和景明,勤劳的山区农民开始忙碌了。

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自我减压

培养兴趣 愉悦身心
释放情绪 放松自我

